

〈解憂咖啡館〉

「該死，怎麼偏偏下起這場雨。」我一邊嘀咕著，一邊加緊了腳步，回到那個不比這場雨溫暖的家。隨著雨勢愈發強勁，雨水打在身上隱隱作痛。心裡想著這樣不是辦法，四處張望後，看見了一間房子散發著微弱的光芒，於是我毫不遲疑地衝了過去。

穿越了如同簾幕一般的雨絲，我看清楚這是一家咖啡廳——外觀看起來有些年紀了，卻散發出溫暖人心的氛圍；門口的小招牌寫著：『解憂咖啡館 本店不收小費，只收你的煩惱』。

我伸出手，轉開門把。隨著清脆的門鈴聲以及蒼老的歡迎光臨聲，映入眼簾的就是一條蓬鬆的尾巴在我眼前搖曳，那是一隻三花貓，正舒服的窩在櫃台上。眼珠微動，看見了讓我難以置信的一幕——一個女生窩在咖啡廳的最角落，她卻擁有與這家店格格不入的感覺，嘴角是帶笑的；但那張臉，卻比誰都還哀傷。突然她抬頭看向我，眼珠隱隱地閃過淚光。身上的雨水滴滴答答地落下，我連服務生趕忙拿過來的毛巾都顧不著拿，只是默默地看著她。

「今天，又被潑水了。」放學走在路上，我獨自想著：「明明什麼事都沒有做，為何我會被刻意針對？」常常聽見同學耳語說：「聽說她是有錢人家的女孩耶，只仗著有錢便可以這麼囂張嗎?」。我不太明白他們為什麼會這樣說，我一直以來都非常低調，甚至話都沒說過幾次。算了，再怎麼想也沒用。我國小、國中都是這麼過的，高中也沒什麼特別的。對我來說，孤單早已是習慣了，縱使住在流金溢彩的房屋、吃著珍饈美饌，都填不滿那空虛的心。「可是.....好想要朋友啊。」這時，我看見了一個小招牌，上面寫著：『解憂咖啡館 本店不收小費，只收你的煩惱』。我宛如中了某種魔力一般，像是蝴蝶被花朵吸引一樣。腳步也不由自主地朝那走去。握住了門把，深吸一口氣，推開了木門。

悅耳的門鈴聲響起，伴隨著蒼老的歡迎光臨聲，映入眼簾的是木質調的空間，給人一種十分溫暖的感覺。走到櫃檯前點好了餐點，我默默地走到角落的位置坐下。不久後咖啡送上來了，有著美麗的天鵝拉花，但我無意欣賞。抿了一口，味道果然比不上家裡咖啡師專門沖泡的，卻不知為何，嘗出了一份特殊的溫柔的味道，這是打從我出生以來，第一次體驗到這種感覺。

自小雙親便作為公司總裁奔走於各處，那是一家家喻戶曉的大公司，而他們不能給我愛與關懷，只能給我銀行帳本上那七個冰冷的數字，家中的管家也只是做好自己本分，除了一些基本事務外幾乎不與我說過話。我正沉思於過往的悲傷回憶，突然聽見喵嗚一聲。轉過頭一看，看到了一隻三花貓，它正慵懶地打著哈欠。它張開了眼睛，那是一雙琥珀色的明亮眼珠，眼神彷彿可以看穿我的心靈。它看了看我，漫步走了過來，就這樣窩在了我的懷裡。輕輕撫摸著它，柔軟的觸感從手上傳來。我一邊摸著他，一邊思考是不是因為我的臉上都

沒什麼表情，班上同學才對我如此反感。低聲向懷裡問了一句話：「你可以陪我練習笑嗎？」它喵鳴了一聲像是同意一般。我就開始練習如何笑出來，但不知為何兩行眼淚就這樣從眼角流了下來。不知過了多久時間，聽見了一陣門鈴響。一個男生跑了進來，身上還滴滴答答地滴著雨水。而他四處張望了一下，便盯著我看，說了一句：「你還好吧？」我頓時想起臉上還有淚痕，不知是難為情還是什麼原因，抓起門邊的雨傘便跑了出去。

我看著那女孩跑出去，心想是不是嚇到她，不過既然都來了，便點了一杯咖啡。不久後餐點送上了，表面有著精緻的拉花，拿出手機拍了幾張照片後，端起杯子喝了一口。

「好喝。」這便是第一時間出現在我腦海中的文字，咖啡的醇厚混著牛奶的奶香，既溫和又保留著咖啡那獨有的苦味，是個相當成熟的味道。而且不知為何，總感覺有股能量從我身上流淌，滲入了靈魂深處。那感覺……像是我在幾個星期前還擁有的「幸福」，我闔上眼靜靜地品嚐這份美好。離開前看見我沒有帶著任何雨具，店長還好心地借我一把傘，向店長道謝後便走回那個已經不能被稱作為家的地方。

一如往常地打開門鎖，看著昏暗的房屋，我打開了電燈，在白熾燈泡的照耀下，死氣沉沉的房間才注入了一點生命力。做完家務事並洗好澡後，我躺在床上盯著天花板，又回想起幾個星期前發生的事……。

「我和你爸要分開了」那一天我媽這麼說。

不，她已經不是我媽了。那女人竟然拋棄我跟爸爸兩個人。

我彷彿回到六歲，那時爸媽依然非常恩愛。常常會陪著我一起煮飯，就算不小心燒焦了還是會開心地吃下去。在遊樂園玩了一天，在夕陽下中爸媽牽著我回家，往事在我眼前一幕幕地閃過。可是因為工作的原因爸爸必須待在國外，但爸爸依舊在空閒之餘關心著我們的生活，媽媽也是一樣細心的照顧我，不時還會傳我跟媽媽的合照。不料卻在那一天，一切都改變了。可恨的是，在離婚談判中，爸爸因為工作緣故連一次都無法回來，家中的一些貴重物品也被那女人搜刮一空。在此之後的一段時間，爸爸天天跟我視訊，不斷地跟我說沒關係。但，我知道，看著螢幕中的黑眼圈及泛紅的眼角，受到最大傷害的人還是他自己，他肯定還是放不下吧。

轉頭望向客廳，那曾經是充滿歡笑的地方，而如今只剩下空洞的房間，我眼眶突然感到一陣濕熱。

「我不能哭。」我將這句話深深地刻印在我心裡。

如今只有我能撐起這個家了，不能再帶給爸爸更多負擔。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演戲，給自己畫上開朗的笑容，繼續我原本的人設，不讓同學與爸爸擔心。作為這家庭最堅固的盾，我不能露出一點破綻。然而，就在意識逐漸朦朧之際，我驟然想起了今天遇到那個女生：她給人的感覺很獨立，但為什麼她的背影及眼神都透露出了孤單與寂寞，真讓人好奇……。

睜開眼睛，天空早已泛白，簡單洗漱後穿起許久未披上的制服。出門前回頭望了一下玄關，幾個星期前還能聽到媽媽正在做家務事的吵雜聲響，混雜著一聲路上小心。搖了搖頭回過神來，如今只剩下空洞的沉默。因為交通有些堵塞而遲到了一下子，隨著越靠近教室，我的心情也越加複雜。深吸了一口氣後推開了門。映入眼簾的是我的座位上堆滿了花，還有許多小卡擺在桌上。同學們聽見了聲響回過頭來愣了幾秒，隨之一窩蜂地跑過來詢問我的狀況。好兄弟第一個跑到我身前，一臉擔心地看著我說道：「你還好吧，已經兩個星期沒看見你了。」

我鼻子一酸，沒想到竟然還有這麼多人關心著我，隨之輕鬆地說：「怎麼在我桌上放這些，以為我死了是不是？」聽到我這番話，他才如釋重負地鬆了一口氣，跟我聊起了最近發生了什麼事。

學校落後的課程和堆積如山的作業讓我暫時轉移了注意力，無心再將這些悲傷一遍遍地咀嚼。可是當我打開家門，眼前寂涼的空房間依然讓我感覺孤單。到了睡前，看見了一直被我擱在牆角的雨傘，想到我竟然還沒還給老闆，不過明天就是周末，再拿過去給他好了。

我張開眼睛，看著天花板的水晶吊燈被從窗簾縫隙中偷跑進來的陽光照耀著，閃爍著七彩的光芒。想起昨天，那個男生看著我的模樣，眼神中似乎帶著點同情，可是也感覺出帶有一些孤單。搖了搖頭回過神來，拉開了窗簾，讓陽光灑落在我身上，像是要把我的負面情緒驅散一樣。管家輕輕敲門，提醒我早餐準備好了，換上了制服，走到樓下享用早餐。咬在嘴裡的食物彷彿失去了味道，思緒裡全是那個男生，我又恍神了。迅速地把盤子內剩餘的食物塞進嘴裡，坐上家裡的專車，前往學校。

我輕輕推開門進入教室，他們聽到聲響後只是瞥了一眼又繼續聊著他們的天，但，那都是我沒辦法融入的話題。默默地坐到我角落的位置，靜靜地打開書等待上課。班上核心的人物看著我的眼神裡滿是諷刺，使用我可以聽到的聲音對她的好閨蜜說著：「切，她又在裝了，有錢的小孩就是不一樣。」其中一個人說道：「這種好人家的小姐我們可高攀不起呢！」說罷便哈哈大笑。我也早已習慣這些話了，所以並不理會。上課鐘聲響起，老師進門便發下昨天小考成績，喊到我的名字時也說出我的分數。嗯，一如既往的滿分，走到講台前接過考卷，走回位子時有人用忌妒的眼神看著我，也有人不滿地咂了咂嘴，不過更多的是低頭沉默著，直到老師說了幾句，他們才不情願地響起零零落落的掌聲。

這幾天依然是這樣過的：不時遭受他人的白眼，有時回到教室桌上或抽屜也被塞了一些垃圾。我很清楚是誰做的，而且也知道有些人是因為他們的威壓才不敢與我交流。到了周末，我去圖書館還之前借的書，不知為何竟又走到了解憂咖啡館。心想著總不可能又看到他吧，但心中卻抱有一絲絲期待。推開門，點了餐，坐在老位子，貓咪依然坐在我腿上。就像那一天一樣，門鈴聲響

起，同樣地點、同樣的人。

他緩步走了進來，手上還拿著一把雨傘，看著他與服務生聊天，不時還露出爽朗的笑容，我不禁羨慕起來。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的，聊完天的他竟然坐在我附近的位子，此時店內只有我們兩個人。我低頭看著桌上的蛋糕，心裡想著：「他能這麼簡單的與人交談，我有點想詢問他方法。」眼神也不受控制地朝他望去，隨即又轉過頭來，腿上的貓喵鳴了一聲挽回了我的注意。它看著我，眼神像是有滿滿的無奈，然後竟然叨著我的手往他的方向走去。

我看著眼前的女孩，她的手被可可咬住(貓的名字，剛剛聊天時店長說的)，難怪總覺得進店後一直有人看著我，原來是她。禮貌地問了一句：「請問有什麼事嗎？」，她抬起頭看起來欲言又止的樣子。隨著人潮漸漸湧入，我看她位子只有一個人，便問：「看你也是一個人來的，現在人很多。如果你不介意的話……要不要跟我一起坐？」聽到這句話，她微微點了點頭，便興沖沖地跑回去拿她的東西過來，感覺身旁都要散發開心的小花朵了。

坐在我對面的椅子上，已經好幾分鐘了，只見她一直低著頭看著杯子發呆。突然，像是想起了什麼東西一般，拿出包包內的小筆記本便急急地寫了起來，寫完後把筆記本推了過來。端正秀麗的字寫著：「你可以教我怎麼如何與人交流嗎？」見我一臉茫然的樣子，她又將筆記本拿回去寫著：「因為看你剛剛跟店員聊得很開心的樣子。」我這才明白，原來我面前的人，是一個社恐。我隨之回答：「可以啊，沒什麼問題。」聽到這句話她才像是放下了什麼重擔一樣鬆了一口氣，露出淺淺的笑容。後來我們交換了聯繫方式，也約定好每周的星期三及星期六在這家咖啡廳陪她聊天，說罷便回家了。

在這之後，每個星期三及星期六我都會前往咖啡廳，而那個女孩也早就待在那個座位上等待。我常陪著她聊我在學校的趣事，我說了十句，她短短地回應一句，聲音雖低但清脆明亮。我也不覺得無聊，因為一些無意間的舉動都表現出她的情緒，像是開心時腳就會微微晃動，緊張時手指就會微微顫抖等；有時也會一句話都不說，專心做自己的事，或者陪可可玩，享受這段寧靜的時光。

漸漸地她也會開口跟我分享學校的事情，雖然也只是一些關於課業上的事，但這也是一大進步。有一次因為下雨，而她沒帶傘，我就撐著傘陪著她一路走回她家。當下看到，我真的是被震驚到了，還以為是哪家皇族的宮殿。在之後她才跟我說明她的家世，其實在看到那棟建築時就大概猜到了身份，沒想到她竟然是知名企業的千金。說完她便抬頭看著我說：「你不會因為這樣疏遠我吧？」「我不會因為你是什麼身份就疏遠那類的，因為你就是你呀。」這句話自然而然地就從口中流瀉出來，聽到這句的她才鬆了一口氣，這也是相處過程中發生的小趣事。

我拿起桌上的咖啡喝了一口，看著專心寫作業的她。這樣的生活已經過了兩個月，我看著她身上的制服總覺得有點眼熟。在腦海尋找了一下子，想起了

我一個朋友也是就讀那所學校。他也跟我說過這星期五就是他們的運動會，不就是後天嗎？到時候去看一下給個驚喜好了。

今天，是運動會，我根本不抱任何期待。首先我不喜歡運動，而且我父母……也一定不會來。可是那個男生……不，怎麼可能呢，他根本不知道我讀什麼高中。一如往常地洗漱後，前往那個宛如修羅場的地方，校園大門張貼了大布條，一片歡樂的氣氛與我的消沉形成了鮮明的對比。四處張望尋找著我們班的休息地點，找到後也依舊默默地坐在角落。看著學生在跑道上自由地揮灑青春的汗水，我一點都不覺得興奮，只想趕快結束這折磨人的一天。

這時廣播聲響起：「請參加 400 公尺的選手到起點集合。」我再度感謝了不知是哪位的同學提議讓我參加的。「要不要乾脆慢慢跑，反正又不會有人注意我。」我心裡想著，直到站上起跑點，我看見了他，用安靜但用充滿鼓勵的眼神看著我。「哎呀，既然朋友來了，那就必須認真了。」心裡想著，順便蹲下再次地綁緊鞋帶。隨著槍聲響起，身體肌肉反應自動地向前衝刺，旁邊的景物飛也似地向後退去，到了終點發現在我前面只有兩個人，竟然有第三名，我自己都很驚訝。

這時我們班的一名同學走了過來說：「你好厲害嘞。」其餘同學也慢慢圍上來開始稱讚我。也從這時開始，我開始與班上連接起來了。在人潮湧上的時候，我到處尋找那個身影。啊，找到了，他朝我揮了揮手便走了，「真有他的風格呢。」我在心裡想著。而在看不見的地方，有人正以仇恨的眼神望向這邊……。

張開眼睛，昨天發生的宛如夢一般，我從來沒想過我竟然可以這麼受歡迎。「該不會這真的全是夢吧？」我心裡想著，深怕昨日的美好就如同泡沫一般破滅。忐忑不安地進到教室，坐在位子上，開始有人圍在我的身邊開始聊天，以往在我周圍陰沉的氣氛已不復存在。

上課鐘聲響起，上次考試的成績也發下來了。當我上台拿回考卷時，聽到的卻是熱烈的掌聲。生活似乎一切都變了樣，變得生動又有趣。在放學前，有同學問我要不要周末一起去逛街。

看了下日曆，今天是星期三，老實說我有點擔心，怕他會因為我違背約定而生氣。坐在位子上，看著對面的椅子被拉開，他先開口：「今天發生什麼事了，看你臉色有點不好。」我抬了抬頭：「因為這個星期六有同學邀我一起逛街，我可能來不了……。」聽完這句話，他安心地笑了一下。他說不用顧慮他，只要說一下就好了，而且他很高興我能與班上同學關係進展得那麼快。於是星期六我跟同學們享受了一起逛街的樂趣，也更拉近了彼此的距離。

又過了一個星期，今天班上核心人物之一的人過來問我放學有沒有空，有些話想跟我說。當下我什麼也沒想就答應了，按照約定到了地點，有三個我很熟悉的陌生人，那女生也包括在內。我原本以為他們想要一起對之前的不友善態度及作為道歉，但等著我的只是無止盡的辱罵，內容很像是我取代了他們的

地位，反正也沒認真聽。經過了不知道多久的疲勞轟炸，還是如最初一般，又是一桶水潑了過來。刺耳的譏笑聲遠去後，我沉默著，任憑水滴滴答答地落在地板。想起今天是星期三，我還得去赴約呢，握緊口袋裡的某樣物品，慢慢地朝咖啡廳走去……。

推開那扇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門，鈴聲還是一如既往地清脆，位子上的人露出十分驚訝但又早已知道會發生一切的眼神，隨即趕快請服務生拿毛巾，便往我身上披。鬆軟的大毛巾彷彿像溫暖的雲將我包裹住，對面焦急的話語聲將我的思緒拉回來。

「你還好吧，他們有對你怎樣嗎？」

「不要緊的」我笑了笑

「我教你做的事情，你有做嗎？」我點了點頭，從口袋裡掏出了一支錄音筆。

幾天前，我在手機上看到訊息：「要小心那些以前對你很差的人，他人的成見很難被改變。」在這之後，我一直帶著這支筆，終於用上了。他略微聽了聽聲音，便要我明天交給老師處理。

「這種惡劣的人就不可能放任不管」他說。

過了一天，雖然中午被叫去問了一些相關事情而失去了午休，但班上的人都很關心我。經過了一天的折騰，好不容易回到家，看到了兩個陌生但又很熟悉的身影——是爸媽，但他們怎麼會在這裡？

他們一看見我，就跑過來緊緊的抱住我，嘴裡還不斷說著對不起。他們竟然為了我、為了那個幾乎沒什麼在見面的女兒專程回來探視我的情況。在錢與我之間，他們毫不猶豫地選擇了我。先前的那些不滿情緒都一掃而空，因為我知道他們還是愛著我的。甚至還請假陪了我幾天，一起吃了幾頓飯。當他們因為工作不得不離開時，我也清楚了解並開心地送他們離去。

過了一個星期後，我漸漸的發現班上好像少了三個人影，連聲音都冷清了幾分。不過對我來說，這並不重要，因為班上還有許多友善對待我的人。

聽到了這些好消息，我自己也不禁開心起來，正哼著歌做家事的時候，一通電話打了過來。聽了內容，臉色逐漸凝重起來，後面說的話我也聽不太進去，只能從零星聽到的語詞在大腦中組織出一句話。「也許是因為長期工作的關係，你父親過於疲勞而與對向的車發生碰撞。人已經第一時間的送往醫院，可是現在依然昏迷不醒。」我手變得冰冷且麻木，甚至能感受到剛剛掃把柄上殘留的絲絲餘溫。啞當一聲，手上的掃把掉落在地上，但我渾似沒聽見般。大腦不斷運轉搜索著什麼，卻依然還是一片空白。後來這幾天都不知道怎麼過的，似乎還忘記了什麼重要的事，常常回家飯都不吃，直接躺上床去，愣愣地看著天花板發呆，也不知什麼時候才睡著。

「唔。」我扶著頭從床上爬起來，腦袋也昏昏沉沉的。手在桌上不斷摸索著什麼，抓起了手機。看著亮起的螢幕，什麼時候已經星期六了，我記得昨天

還是星期四，看來我睡了一天一夜了。底下的橫幅通知全都是滿滿的同學與老師的關心訊息，還包括一則熟悉的人傳的訊息。「今天是我們約定見面的日子，我可不能遲到呢。」想著便趕緊穿上衣服，前往咖啡廳。

推開那個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門，坐在位子上「似乎是我第一次等人啊」等著等著，很像是因為不知道幾天沒吃飯的原因，或者是因為剛剛用跑的過來，有些頭暈，就趴在桌上睡著了。不知過了多久，有人搖醒了我，她一臉擔心的看著我說：「你還好吧」我抬起頭，她的臉更加驚訝，趕緊點了許多高糖分的甜點，要讓我補充能量，又拿了一面鏡子給我。看著鏡中那張熟悉的臉，可是卻瘦了許多，看來是因為太久沒吃飯的原因。

我一直都沒把家裡的事情告訴她，因為我不想讓其他人擔心，可是看來是不說不行了。於是我一邊把蛋糕送進口中、一邊慢慢地將一切事情的開頭與經過都說了出來，口中的蛋糕不知為何甜膩中帶點苦澀。對面的人影一直默默地聽著，好不容易說完後，她開口：「我知道你很擔心，但這都不是你能糟蹋你自己身體的藉口。你覺得你爸會希望看到你這樣嗎？」這番話讓我愣住了。確實，如果我老爸在，他一定不會想要看到我都不吃飯，每天渾渾噩噩地生活著。我確實急了，就算我再怎麼煩惱都不會對事情起到一點作用，唯一能做的就是祈禱他能夠平平安安的、能早日脫離險境。至於母親的話……。過去的事情就過去了，我總也不能一直困在回憶裡面，該走出來了。我看著對面的人影，笑著說：「謝謝你。」她同樣笑著回答：「不客氣。」

今天的天氣真好，我一邊哼著歌一邊想著，熟悉的招牌近在眼前『解憂咖啡館 本店不收小費，只收你的煩惱』

「雖然不太是這裡幫我解決煩惱，但神奇的是一到了這裡，煩惱還真的都會消除掉呢。」

可可今天難得地出來窗外曬太陽，一看到我就喵喵地叫，我輕輕地撫摸著它。雖然老爸依然沒有好消息，但我相信一切都會變好的，此時在我口袋的手機有了新訊息，但我沒注意到。推開木門，悅耳的鈴聲傳了出來，我看著熟悉的位子、熟悉的人，揮手笑著說：「久等了。」